

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

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

寒山子

寒山子者，不知其名氏。大歷中，隱居天台翠屏山。其山深邃，當暑有雪，亦名寒岩，因自號寒山子。好為詩，每得一篇一句，輒題於樹間石上。有好事者，隨而錄之，凡三百餘首，多述山林幽隱之興，或譏諷時態，能警勵流俗。桐柏徵君徐靈府，序而集之，分為三卷，行於人間。十餘年忽不復見，咸通十二年，毗陵道士李褐，性褊急，好凌侮人。忽有貧士詣褐乞食，褐不之與，加以叱責。貧者唯唯而去。數日，有白馬從白衣者六七人詣褐，褐禮接之。因問褐曰：「頗相記乎？」褐視其狀貌，乃前之貧士也。逡巡欲謝之，慚未發言。忽語褐曰：「子修道未知其門，而好凌人侮俗，何道可冀？子頗知有寒山子邪？」答曰：「知。」曰：「即吾是矣。吾始謂汝可教，今不可也。修生之道，除嗜去欲，畜神抱和，所以無累也；內抑其心，外檢其身，所以無過也；先人後己，知柔守謙，所以安身也；善推於人，不善歸諸身，所以積德也；功不在小，立之無怠，過不在大，去而不貳，所以積功也。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，可以冀道於彷彿耳。子之三毒未剪，以冠簪為飾，可謂虎豹之鞞，而犬豕之質也。」出門乘馬而去，竟不復見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軒轅彌明

軒轅彌明者，不知何許人。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，善捕逐鬼物，能囚拘蛟螭虎豹，人莫知其壽。進士劉師服，常於湘南遇之。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，將自衡山游太白，還（明抄本還作過。）京師，與師服相值，師服招其止宿。有校書郎侯喜，新有詩名，擁炉夜坐，與劉說詩。彌明在其側，貌極丑，白鬢黑面，長頸而高結喉。中又作楚語，喜視之若無人。彌明忽掀衣張眉，指炉中古鼎謂喜曰：「子雲能詩，與我賦此乎！」師服以衡湘舊識，見其老貌，頗敬之，不知其有文也，聞此說大喜，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：「巧匠琢山骨，剗中事煎烹。」次傳喜與。喜踴躍而綴其下曰：「外苞乾蘚文，中有暗浪驚。」題訖吟之。彌明啞然笑曰：「子詩如是而已乎？」即袖手竦肩，倚北牆坐，謂劉曰：「吾不解世俗書，子為吾書之。」因高吟曰：「龍頭縮菌蠹，豕腹脹彭亨。」初不似經意，詩旨有似訊喜。二子相顧愧駭，然欲以多窮之，即賦兩句以援喜曰：「大若烈士膽，圓如戴馬纓。」喜又成兩句曰：「在冷足自安，遭焚意彌貞。」彌明又令師服書曰：「秋瓜來落蒂，凍芋強抽萌。」師服又吟曰：「磨礪去圭角，浮潤著光精。」訖，又授喜。喜思益苦，務欲壓彌明，每營度欲出口脛，吟聲益悲，操筆欲書，將下復止，亦竟不能奇。曰：「旁有雙耳穿，上為孤髻撐。」吟竟，彌明曰：「時於蚯蚓竅，微作蒼蠅聲。」其不用意如初，所言益奇，不可附說，語皆侵二子。夜將闌，二子起謝曰：「尊師非常人也，某等伏矣，願為弟子，不敢更詩。」彌明奮曰：「不然。此章不可以不成也。」謂劉曰：「把筆把筆，吾與汝就之。」即又連唱曰：「何當出灰燭地，無計離瓶罌。謬居鼎鼎間，長使水火爭。形模婦女笑，度量兒童輕。徒爾堅貞性，不過升合盛。寧依暖熱敞，不與寒冷並。忽罹翻溢愆，實負任使誠。陋質荷斟酌，狹中愧提擎。豈能道仙藥，但未污羊羹。區區徒自效，瑣瑣安足呈。難比俎豆用，不為手所燈。願君勿嘲諤，此物方施行。」師服書訖，即使讀之，畢。謂二子曰：「此皆不足與語，此寧為文耶？吾就子所能而作耳，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。吾所能者，子皆不足以聞也，豈獨文乎哉。吾閉口矣。」二子大懼，皆起立床下，拜曰：「不敢他有問也，願一言而已，先生稱『吾不解人間書。』敢問解何書，請聞此而已？」累問不應，二子不自得，即退就坐。彌明倚牆睡，鼻息如雷鳴，二子但恐失色。不敢喘息。斯須，曙鼓擊擊。二子亦困，遂坐睡，及覺驚顧，已失彌明所在。問童奴，曰：「天且明，道士起出門，若將便旋然，久不返，覓之已不見矣。」二子驚惋自責，因攜詩詣昌黎韓愈：「問此何人也？」愈曰：「餘聞有隱君子彌明，豈其人耶。」遂為石鼎聯句序，行於代焉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蔡少霞

蔡少霞者，陳留人也。性情恬和，幼而奉道。早歲明經得第，選蕪州參軍。秩滿，漂寓江浙間。久之，再授兗州泗水丞。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，為終焉之計。居處深僻，俯瞰龜蒙，水石雲霞，境界殊勝。少霞世累早絕，尤諧夙尚。偶一日沿溪獨行，忽得美蔭，因憩焉，神思昏然，不覺成寐。因為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，隨之遠遊，乃至城廓一所。碧天虛曠，瑞日曛曛，人俗潔淨，卉木鮮茂。少霞舉目移足，惶惑不寧，即被導之令前。經歷門堂，深邃莫測，遙見玉人當軒獨立，少霞遽修敬謁。玉人謂曰：「愍子虔心，今宜領事。」少霞靡知所謂，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，止於石碑之側。謂少霞曰：「召君書此，賀遇良因。」少霞素不工書，即極辭讓。鹿幘人曰：「但按文而錄，胡乃拒違。」俄有二童，自北而來，一捧牙箱，內有兩幅紫絹文書，一齋筆硯。即付少霞，凝神擗管，頃刻而畢，因覽讀之，已記於心矣。題云：「蒼龍溪新宮銘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。良常西麓，源澤東泄。新宮宏宏，崇軒轅轅。雕珉盤礎，鏤檀棟梲。碧瓦鱗差，瑤階昉截。閣凝瑞霞，樓橫祥霓。騶虞巡徼，昌明捧闕。珠樹增連，玉泉矩泄。靈飈遐集，聖日俯晰。太上游詣，無極便闕。百神守護，諸真班列。仙翁鶴立，道師水潔。飲玉成漿，饌瓊為屑。桂旗不動，蘭幄互設。妙樂競奏，流鈴間發。天籟虛徐，風簫冷澈。鳳歌諧律，鶴舞會節。三變玄雲，九成絳雪。易遷徒語，童初詎說。」方更周視，遂為鹿幘人促之，忽遽而返，醒然遂寤。急命紙筆，登即紀錄。自是兗豫好奇之人，多詣少霞，謁訪其事。有鄭還古者，為立傳焉。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，固知其不妄矣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鄭居中

鄭舍人居中，高雅之士，好道術。常遇張山人者，多同游處，人但呼為小張山人，亦不知其所能也。居襄漢間，除中書舍人，不就。開成二年春，往東洛嵩嶽，攜家僮三四人，與僧登歷，無所不到，數月淹止。日晚至一處，林泉秀潔，愛甚忘返。會院僧不在，張燭熱火將宿，遣僕者求之，兼取筆，似欲為詩者。操筆之次，燈滅火盡。一僮在側，聞鄭公仆地之聲。喉中氣粗，有光如雞子，繞頸而出。遽吹薪明之，已不救矣。紙上有四字云：「香火願畢。」畢字僅不成。後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，衣服如游涉之狀。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日，鄭公捨家以避耳，若此豈非達命者歟？（出《逸史》）

伊用昌

熊皞補闕說：頃年，有伊用昌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其妻甚少，有殊色，音律女工之事，皆曲盡其妙。夫雖繼其行，終無厭意。

或有豪富子弟，以言笑戲調，常有不可犯之色。其夫能飲，多狂逸，時人皆呼為伊風子。多游江左廬陵宜春等諸郡，出語輕忽，多為眾所擊。愛作《望江南》詞，夫妻唱和。或宿於古寺廢廟間，遇物即有所詠，其詞皆有旨。熊只記得詠鼓詞云：「江南鼓，梭肚兩頭鑼。釘著不知侵骨髓，打來只是沒心肝。空腹被人漫。」餘多不記。江南有芒草，貧民彩之織履。緣地上卑濕，此草耐水，而貧民多著之。伊風子至茶陵縣門，大題云：「茶陵一道好長街，兩畔栽柳不栽槐。夜後不聞更漏鼓，只聽錘芒織草鞋。」時縣官及胥吏大為不可，遭眾人亂毆，逐出界。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覆窠，其妻告曰：「常言小處不要覆窠，而君須要覆窠之。譬如騎惡馬，落馬足穿鏡，非理傷墮一等。君不用苦之。」如是夫妻俱有輕薄之態。天祐癸酉年，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，有村民斃一犢。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，於鄉校內烹炙，一夕俱食盡。至明，夫妻為肉所脹，俱死於鄉校內。縣鎮吏民，以蘆席裹屍，於縣南路左百餘步而瘞之。其鎮將姓丁，是江西廉使劉公親隨，一年後得替歸府，劉公已薨。忽一旦於北市棚下，見伊風子夫妻，唱望江南詞乞錢。既相見甚喜，便敘舊事。執丁手上酒樓，三人共飲數卮。丁大醉而睡，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云：「此生生在此生先，何事從玄不復玄。已在淮南雞犬後，而今便到玉皇前。」題畢，夫妻連臂高唱而出城，遂渡江至游帷觀，題真君殿後，其御云：「定億萬兆恒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。」詞云：「日日祥雲瑞氣連，應農家作大神仙。筆頭灑起風雷力，劍下驅馳造化權。更與戎夷添禮樂，永教胡虜絕烽煙。列仙功業只如此，直上三清第一天。」題罷，連臂入西山。時人皆見躡虛而行，自此更不復出。其丁將於酒樓上醉醒，懷內得紫金一十兩。其金並送在淮海南城縣。後人開其墓，只見蘆席兩領，裹爛牛肉十餘觔，臭不可近，餘更無別物。熊言六七歲時，猶記識伊風子。或著道服，稱伊尊師。熊嘗於頂上患一癰癤，疼痛不可忍。伊尊師含三口水，噴其癰便潰，並不為患。至今尚有痕在。熊言親睹其事，非謬說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